

春日寄予

□ 文法学院 何心钰

回望远方的层层雾霭，依然无法找寻“我是谁”的标准答案，
我在暴雨时起舞，于毒蛇中纯白，
亦可如骑士般无畏，也如清晨樱桃园般自由。
路过曲折的弯路，接近梦的彼岸，
在行进中，我捡起一片一片的自己，
矛盾在对立中寂灭，枷锁在失望中瓦解，
没有人能定义“我是谁”。
即将到来的春色将我包围，缤纷、潮水、深渊、绝响，
依附我的夙愿，扔出一本诗集，
描述三月的寂寞，绚烂夏日的繁星。
夜章盖盖奏响，思绪回眸过往，
篡改了多少未来，修订了多少人海。
但我已然是那个
今非昔比的人，
我是那个
演奏月光的人。

字如其人

□ 土建学院 仲济涛

父亲念书念到六年级，这是问了母亲之后我才确定的。父亲在的时候，只知道父亲读写均佳，至于“念到几年级”这样的细节，我是真没有问过。

能念到初中，在那样的穷苦年代，在农村家庭的大背景下，已然是很不错的“学历”了。念到六年级的父亲，写得一手工整的字。字体虽未有大家之风，但中规中矩，颇像父亲的性格。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从未见父亲写过一篇完整的文章，有的最多是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不过我能想象到，父亲的文笔大抵是不错的。因为以前曾经听父亲谈过，他在上小学时，作文课上老师挑了两篇学生的文章来读。一篇是最好的，一篇是最差的。父亲自然是前者。我还记得父亲说起这件事时那略带自豪的神情。连带说起的，还有那个最差作文的作者。记得也是同村的一位大叔，具体姓名我是忘记了。

父亲动笔，最具象征性的要属过年时写春联了。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每逢过年，我家的春联都是父亲来写的。一张大大的镶着铜钱的圆桌摆在屋子正中，边上摆好毛笔、砚台、“镇纸”以及提前裁切好的红纸。所谓的镇纸，其实是些一指长的薄而黑的铁块，是父亲在外打工时捡回来的。写春联时，这些不起眼的黑铁块用来压纸角很方便。及至写长联，红纸长度往往超出圆桌直径，铁块便派不上用场。于是我就

站在父亲对面，伸着对联的一端，父亲写几个字我便往我怀里适当拉一拉。如此一来，父亲保持一个姿势就能完成整幅长联。有时写完一幅，父亲会自我“品头论足”一番：

“嗯……这个‘春’字写得不错，‘年’字笔画略短了些……”

我在一旁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心里对父亲的字其实并不过多地在意。小孩子们的心里，满满盛不下的，是年关将近的兴奋。

等父亲写完所有对联，墨迹晾干，就可以借着火炉打一勺糍子——用来粘对联。家族里一位有钱有闲、退休后喜欢满村儿溜达的二爷，来我家串门儿。因为是闲逛，所以并不急着进门。二爷端详着大门上的对联，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道：“嗯……字如其人，是你爹的字没错。”

现在回想起来，“人如其字”“字如其人”类似的观念就是从那时根植于我的脑海的。现在每次回老家过年，那个镶着铜钱的圆桌还在那里，只是用作了“小主”放玩具和零食的地方。桌子在我印象中仿佛小了很多，或许是桌子老了我长大了的缘故吧。在妻的眼里，这就是一张老旧实用的桌子；在“小主”眼里，或许连老旧实用的看法都没有，小家伙儿关注的永远是桌子上的玩具和零食。

而在我心里，桌子上永远摆满笔墨纸砚。

阅春 悦春 越春

□ 能源学院 陈蓝宝

这是我在山科度过的第二个春天。这个春天注定是独特的——校园里的花和草、人和事，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之中。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我沿着墨水河畔，顺着海天路，踏着明快的步伐，感受校园里每一寸春天的讯息。忍受过严冬的寒风，才更感春风的惬意与轻柔。沿途的柳枝摇曳梢头，柳条上的新芽才刚刚探出头；柳下，有几株勇敢的小草冒了出来，迫不及待地想感受春风的轻抚，给久冬枯黄的毛毯添上了几抹青绿；如果春天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生命的声音，走进河边，这流水声静得只能用心听见！把身子俯下，望向河底——竟有几只小鱼在河水里自在地游动！它们多么小巧，多么灵动！这时，我的脑海中关于鱼儿的碎片记忆倏地复苏：“潭中鱼……皆若空游无所依……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使我不禁感慨，我非鱼，其真不知鱼之乐啊！

花儿是眼里的一个季节，芬芳是心中的一个季节。雪莱说：“春天从这美丽的花园里走来/就像那爱的精灵无所不在/每一种花草都在大地黝黑的胸

膛上/从冬眠的美梦里苏醒。”山科的校园，凝聚了多少当初建造者的理想与心血，诗意与情怀啊！当我把足迹探入校园的林原花海中，才知道何为“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当各种各样的枝干或镶上几朵小花，或挂上几片新叶，我们才会去重新审视那些春天到来之前不曾过问的植物：美人梅、白玉兰、山桃、迎春……在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海天路沿途的白玉兰花了——它们沿着道路中央向远处延伸，似乎无穷无尽——朵朵似燃烧的白色火焰，焰心却是温柔炙热的粉红。一路的玉兰花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满树的花朵迎风摇曳，一眼千万朵！她们在欢舞中此起彼伏，随风的音乐颤颤。

无论有过怎样的寒冬，冰雪消融后，春天终究会到来。经历过颠簸与曲折，我们告别了过去的三年，即将迎接一切将要到来的美好。没有什么痛苦和困难是无法度过的。只要自己坚定信念，生活的冬天一定会结束，而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春天总会如期而至。

跨越过这次不寻常的春天，必将如山花烂漫，一片欢声笑语！

雕塑人生

——读《米开朗琪罗传奇》

□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

“遇见大师系列丛书”中的这本人物传记，与众不同。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讲述了米开朗琪罗波澜壮阔的漫长艺术生涯；满怀激情的艺术创作，百折不回的苦苦求索，挥之不去的人生折磨，柏拉图式的深情爱恋……视忧愁为乐趣，以苦难为依托，平凡与伟大，辉煌与悲情交织在一起。他在艺术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气势雄壮宏伟，充满生命力，他的艺术创作是西方美术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是一座让后人只能仰望的丰碑。

米开朗琪罗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战火纷飞、灾难深重、充满悲剧的时代，他经历了一段充满动荡的沧桑历史，他内心深处的人文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了其在雕刻、绘画和建筑三大造型艺术领域的灵魂。

在长达75年的创作生涯中，米开朗琪罗创造出

世上三大艺术极品：大卫像、梵蒂冈西斯廷教堂拱顶画和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圆顶。他的宗教题材作品中有鲜明的人民性特质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大卫》的理想、《摩西》的愤怒、《奴隶》的痛苦、《夜》的悲伤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回声。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与文艺复兴三杰中的其他二人不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和个人思想上的矛盾，故带有悲剧色彩，因而更具震撼性与感染力。《最后的审判》《佛罗伦萨圣殇》《彼得殉难》气势磅礴，堪称典范。

在浮躁与物质的世界，遇见大师，遇见如诗、如画、如歌的壮丽人生，遇见内心真实的自己，求索人生的真谛，意义非凡。让我们用最诚挚的心灵和热情追随这位孤独的天才艺术大师，在他精神的感召和引领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自己塑造成最好的模样，不负时代，不负年华。

棋女 (小小说)

□ 安全学院 李王璇

陈荣每次说起棋女，平静的目光里总要闪出几丝明亮。他常常对陈荣说要去看看棋女，陈荣总觉得陈荣是要给他再找一个娘，于是常常敷衍几句了事，时间一拖再拖，陈荣也没有见过棋女。

儿子看着他的皱纹一天天变多，终于松了口。这些年棋女始终挂在他嘴边，陈荣也想见见这个所谓的棋女，为什么让陈荣这样魂牵梦绕。

出发时的陈荣用布装了点后院的土，他说棋女极爱种花，棋女的屋子满是花香。陈荣撇撇嘴，他娘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他这么上心。但说到陈荣和他娘，他们一辈子没红过一次脸，没吵过一次架。他不懂陈荣，也许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陈荣这样想。

火车上的陈荣像个孩子一样，紧紧握着手里的土布袋，看着窗外倒退穿梭过去的树，似乎也有着岁月的痕迹。

周边人静悄悄，陈荣不得不凑近陈荣大声说话，陈荣这才听得清。“爹，你把东西放下。”陈荣固执地握紧布袋。他的眼睛看向车外远方大片大片墨绿色的山，记忆里的帧帧图景在心里闪过。

“爹，给我讲讲棋女的事情吧。”陈荣叹口气坐下，扶着旁边的扶手，说道。

陈荣回头，视线又落在另一侧的窗户上。这侧的远山被金光照射，映出黄澄澄的光，天际是一片暖黄，让人感觉温暖而惬意。

“我认识棋女的时候，是我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时候。”陈荣的声线苍老低沉，说起话来像读一本厚重的史书。他缓缓道来那个时候的故事，仿佛回到过去。

那时候的中国内忧外患，陈荣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留学，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社会动荡之际，他们选择回国。回国之后，他们在平城建立起了报社，召集归国文人写文章做宣讲，鼓舞着一方百姓心怀祖国，激励士气。棋女家的棋馆也常常作为宣讲地，棋女常常听着宣讲落下眼泪。

棋女说她和亲人在战乱里分别，甚至不知道亲人们是否还活着，只留下她和棋馆，她常常捐给报社些钱，让报社可以多印些报纸，多组织宣传，或许有一天，她的亲人能够看到，或许有一天，像她一样离开家的人都能找到亲人，或许有一天，流浪的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战乱还没波及，很多爱棋人士常常前去棋会友，棋女也会参与，不过棋女有个习惯，只会和一人下三局棋，棋女的棋术非常高超，常常是三局全胜，很多人想研究棋女的招式却因为只下三局而遗憾。

陈荣也和棋女对弈，不过三局就让陈荣心服口服。

“你这一辈子也没输过一次棋吧。”陈荣笑道。“小时候和我爹下棋就常常败棋，我爹把棋馆交给我以后，他再没下过棋，不过他说我的棋艺已

经可以支撑我维持棋馆生计了。我爹是个很伟大的人，他慷慨又善良，一辈子勤勤恳恳……”棋女眼眶红红的，声音却很坚定。

棋女很健谈，她在棋馆周边的花从里边浇水边和陈荣说话，谈理想谈未来，谈天谈地，谈明年春天要开的红牡丹，谈话从昨夜枯死的枝丫。棋女说她找到亲人，让爹娘颐养天年，她没有孩子，希望把棋馆托付给哥哥的孩子。

直到战乱，棋馆被日本人包围，棋馆周围的百姓中有人逃亡，有的人死在了日本人的刀剑枪炮之下。有一位日本军官爱好下棋，对棋女很尊重，请棋女对弈。棋女不肯，他们就用枪指着百姓的脑袋，于是，棋女答应，只能对弈三局。

对弈设在一周后，每天会对弈一局，棋女让陈荣一众人潜逃，于是陈荣带着报社的一众人十几个百姓逃出平城，陈荣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棋女。

“后来呢？棋女下棋了吗？”

“肯定要下的，前两局毫无悬念，棋女赢了，日本人掀了棋盘说下次再比。”

这时候火车到了站，两人没有继续言语，收了东西，陈荣蹒跚走过田野，漫天遍野的麦子高昂地抬起头，风儿吹过，激起一片又一片麦浪，陈荣枯老的手拂过麦穗，在陈荣眼里，陈荣在麦地淹没又出现。

陈荣跟着父亲走过田野，走到墓碑前。看见墓碑，陈荣心下一惊。

“最后一局棋，棋女没去参加。”

棋女没有及时去，那些人闯入棋女的屋子时，棋女已经吞了棋子倒在地上了。那盘棋的棋子少了十多颗。

陈荣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将土撒在墓前。“棋女说，有了家乡的土，孩子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陈荣看见墓碑上只简单写着“棋女之墓”，问道：“棋女叫什么？”

陈荣望着远山日落，又回首看墓碑，默默地摇了摇头。天边是金黄色的云，卷了又舒。

